



顧頡剛全集

顧頡剛讀書筆記

卷十五

中華書局

顧頡剛全集

顧頡剛讀書筆記

卷十五

中華書局

卷十五細目

寒假讀書記	3
乙舍讀書記	31
乙舍讀書續記	55
餘師錄(一)	79
餘師錄(二)	107
餘師錄(三)	136
餘師錄(四)	150
餘師錄(五)	181
餘師錄(六)	208
敝帚集(一)	233

敝帚集(二)	245
敝帚集(三)	261
敝帚集(四)	290
敝帚集(五)	319
西齋讀書記(一)	355
西齋讀書記(二上)	370
拾遺	377
詩聲	379
合生	379
古詩與樂歌	380
元曲演奏的形式	381
戀愛戲	383
旦兒	384
經與文的隔絕	385
鄭樵對於歌詞與故事的見解	386
《老殘游記》之作者	387
采桑娘	388
秦腔	389
《楚辭》	390
明清戲價	390
雙卿	391

《招魂》與《大招》	392
時新旦角戲	393
紅槍會與八卦教	394
窰子與堂子	399
鴉片之戰與甲午之戰	403
王思任擬歌謠	406
《浪口村隨筆》小序	407
玉皇	408
鄭商	409
讀《左傳》雜記(九則)	410
八水繞長安	412
《寶樹園雜記》序	414
男伶飾旦角	414
解手	414
厠籌	415
前代設防遺迹	415
碮之字義	416
傖鬼	416
僧尼	417
釋道	417
關羽	418
《宣和遺事》	418
舞鮑老	419
回目	419
琵琶記故事	420
下場詩	421
元代戲班	421
前後《水滸》	422

九州名義小記·····	423
班固竊父書·····	427
新印筆記小序·····	431
東向與南向·····	431
《戰國策》之古本與今本 ·····	435

寒假讀書記

寒假讀書記

甲寅冬月 頡剛署端
東齋十日記 附

余讀書最惡附會，又最惡胸無所見，作吠聲之犬。而古今書籍犯此非鮮，每怫然有所非議，苟自見于同輩，或將誚我爲狂。故惟此冊是歸焉。吾今有宏願在，他日讀書通博，必舉一切附會，一切影響，皆揭破之，使無遁形，庶幾爲學術書籍人心世道之彘。班固蚩傅毅曰，下筆不能自休。吾每每亦然，不能簡賅出之，斯則甚爲慚也。其有讀書所得，或印證可求，雖在小品，亦登于斯。民國三年十二月十六日，頡剛記。

黃帝猶清也。榆罔猶明也。蚩尤猶闖也。

揚雄之被惡名成于宋儒，觀朱注《楚辭》，窮凶極惡，一何可笑。自宋以前，莫不相尊，讀子玄《史通·自叙》殷殷以得比爲榮，亦可知矣。〔眉批：韓愈亦然。〕

後世所謂氣節，必非人心固有之仁義，人亦行其心之所安而已，豈可強以文字相繩準哉。宋儒迂拘不通，欲以一姓之好惡，斷百世之是非，遂于異代貳臣，視若不共戴天之仇。鷹犬得食，徒爲主利，若而人者，誠鷹犬之類也。

近代之詩，端推豹岑第一，譬之魏有陳王，不爲譽語。若石遺

輩則如文中有桐城，神氣索然盡矣。實甫雖多古艷，亦甚輕佻，唐代元白之流也。《海藏樓詩》自謂澀美，然刻畫險隘爲工，得毋失詩人溫厚之旨乎。余所服膺者，又有長沙傅鈍根。震木高歌，吐壺擊缺。雖偏于激昂，而豪氣足多。嘗謂得杜老之精髓者，非傅君莫屬。若豹岑則似得力于魏晉者也。景帝召五言勁絕，以律詩運古意，與鈍根爲一時瑜亮。

埃及古代稱三十一朝，然每朝非一帝，如十九朝爲 Seti I. and Rameses II. 是也，其朝數不知如何分法。識此以待後考。

愚民即是愛民，三代以上人君莫不術此。故謠俗相安，未嘗變亂。其征誅之局皆諸侯開之，不聞一夫奮臂。自老子垂文，孔子定學，百家蠭起，卿相易躋，于是民智大開而天下彌亂。李斯之請焚書，蓋有鑒乎此也。然羽翼已成，變適增怨，故陳涉起戍卒，而鄒魯搢紳先生樂臣焉。代秦而帝者，乃向之亭長。征誅繫于匹夫，國祚始不永矣。孔子欲王魯國，弟子講習，遂啟七雄角逐之端。向稱公侯者，至是並敵周稱王。此亦孔子所孕育也。追懷太古之安業樂生者，不亦異歟。且文帝術黃老，幾致刑措。武帝崇儒術，則好大喜功，窮兵黷武，因其奢靡，遂以虛耗。老子謂孔子曰：“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汲黯戒武帝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此兩語可謂前後相應。又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漢武極好名。申公對治亂策亦以爲政不在多言相警，此又好儒之弊也。儒存術數，鳳鳥河圖舉爲大瑞，而年號即從漢武始。此又一證也。夫黃帝之道不可聞矣。今觀《老子》書，其放任處在無爲，其專制處在愚民，故曰：“聖王爲治，常使民無知無欲。”可見老子之意要人君不苛責小民，小民亦不反對人君，上下相安，世則治矣。孔子亦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與老子同處。然《論語》此等言甚少，或孔子偶憶師說耳。否則傳習弟子，大布文

籍，盪平卿相之階級，此豈上語之意乎。孔子尊王攘夷，又曰“邦無道危行言遜”。可見孔子之意要人君權力無限，臣民處處服從。〔眉批：此處理證不足，他日得孔子書，當詳證之。〕上不以權術而以威力，下不以愛戴而以震懾。向之上下相蒙，或以誠心，或以虛僞者，今則全行揭破，而易以勢力，遂開後世君臣大不平之現狀，而誅戮橫施，篡奪滋起，天下永不可治矣。故民智之開，天下之共不利也。夫雞鳴犬吠相聞，老死不相往來。此何等樂事。人所求于世，不過衣食充足而已。必棄此外求，馳心嗜欲，多見其不知量耳。試觀今日物質文明，較古可謂大進。然無形之戰爭，有形之戰爭，機心機械累積無極，生人之樂爲褫奪盡矣。試想今日歐戰之兵士，有古代愚民之樂耶。君欲強爲吾君則亦君之，國欲強爲人國則亦國之。彼得吾土，可以盡啜，使吾無立錫地耶。彼得吾人，可以盡殺，使吾不能一呼吸耶。即使屏爲流民，膏于斧刃，則水旱疾病之災多矣。天使喪離，則無可怨人。使之則悻悻爲大仇，何以處境同而心過異焉。使吾無目，我豈見耶。使吾無耳，我豈聞耶。不能自持而惟耳目是憑，客氣是僭，則此諸般苦惱由自貽之，而非人貽之矣。夫文明進而樂適消，譬之服華服而入囚牢，將顯耀于鐵鑊銅煉間乎。交際繁而機心著，譬之握冰投釜鍋，無解于沸湯而自焦其身也。夫世界本靜，何以致喧。世界本安，何以致亂。世界本樂，何以致苦。昔李斯之就刑也，嘆曰：“欲牽黃犬出東郭門，何可得乎。”夫極人臣之位，而有黃犬之憶，此正其初心也。使其長牽黃犬，不輔秦國，不獨無以具刑，且至其死于牖下之時，必不復有黃犬之憶矣。何也，以其常也。以爲常則必不以爲樂。孰知自就刑時觀之，則爲大樂者乎。吳諺曰：“江南望見江北好。”夫江南之人未嘗苦也。處樂既久，樂亦不覺。幻想所結，多欲所驅，爽然不自足矣。望見江北，則以爲大樂在此，遂不惜厄于江流而往即之。孰知江北仍在煨行竈乎。至于江北，迴想江南，復爲大樂。故自淺象言之，江南樂也，而人以爲苦也。而人至江北以後，始知其爲樂也。

江北苦也，而人以爲樂也，而人離江南以後始知其爲苦也。紛紛擾擾，各以其學易天下，是皆徙家江北之類也。語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此則世界之由靜而喧，由安而亂，由樂而苦之所以然乎。太古之世，飢食而飽作，豈餓而死，寒衣而炎褪，豈凍而死。衣食足，樂事備矣。乃有躁妄者出，欲以制作相便，交際相聯，于是雄桀利用之而爲君主。既爲主矣，則心權術以爲治。凡古帝王皆此類也。然證印以心，無有繩準，苟能施其真誠，臣民未嘗不蒙其福，如神農嘗藥，大禹治水是也。自征伐之局大開，而上下猜疑。然而民能愚，君能安，則猜疑亦少解。自書契既盛，學問斯興，故事可稽，理解可載，于是民以懷智而不羈，君難秉術而弗久。世亂之亟，惟學爲厲階矣。老子窺察人情，悉爲披顯，此則開民智之先也。然其言不激，猶無大害。惟先代機心登在迹象。發之者有，故意求符。受之者有，成心規避。斯則不能不歸罪于老子者也。孔子得老子之餘粕，益加機械。老子所以戒人者，孔則以之勸人。老子所以明真者，孔則濶以術數。又養徒講學，務與卿士馳騁。當時干七十二國，下開百家亂天下。推孔子之心，亦與商鞅、李斯之熱中求官等耳。然而孔傳書而李焚之者，孔爲利祿之階，李爲郅治之道也。人每謂孔振學平家爲功。試觀戰國之世，治于春秋耶，抑亂于春秋耶。三千弟子之播亂天下，不必辨也。嗚呼，雞鳴犬吠相聞，老死不相往來，此何等樂事，彼盲心內熱之流何終不省也。

章太炎如學管寧，豈不足自安。而必欲擬韓非，亦令人歎息者矣。

康有爲猶託今文，梁啟超並康之弗及。彼果研經，則其嘵嘵更不知如何，徒能裨販東籍，已若學術上大有研究。其文辭虛僞已甚，往往一言可盡者，在彼必連章累句。似此著述，與買菜何異焉。近世矇瞶，多相趨和。余雖至死亦不佩服。〔眉批：今則異矣。〕不

知以譚嗣同之聰明，胡溷迹其間。

梁啟超自號飲冰。《莊子》曰：“我朝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歟。”又號滄江。杜老詩曰：“一卧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其熱中之情如此。

妄人稱章太炎爲癡子，稱梁啟超爲大家，讀《荀子》俛詩曰：“螭龍爲螭，鴟梟爲鳳皇。”不意竟見于此時，但不知能否剝極而復也。

吾觀勞乃宣、劉廷琛、宋育仁等雖悖闇，較之時髦學人，尚爲可意多多。

歷史地圖無有，最是悶事。〔眉批：此時尚未知有楊氏圖。〕東人石澤發身所編《東洋歷史地圖》，對於本國當有把握，至于吾國古代，確是難尋。況在殊國，辨析愈難矣。頃見其《春秋要地圖》，于吳國標姑蘇。按孤胥訛姑蘇，是六朝後耳，在春秋戰國未見有此名也。其餘錯謬，亦可推見。此事非得一博通史地之人，必難就緒。東瀛學術，形式上似處處有統系，而實際則不離浮光掠影，不足貴也。歷史地圖何等難畫，此則疆域隨意作圈。又如戰國時之魯已爲楚滅，而此冊七雄割據圖，楚國疆界止于淮水間也。

朱子《通鑑綱目》效法春秋褒貶，與王通《元經》同爲鄉愿之事。幼時以其獎張良而罪荆軻爲不可解。繼而思之，即東方曼倩所謂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也。使荆卿成功，燕丹爲帝，朱子將以軻爲開國第一功臣矣。使十索之後，張良竟獲，朱子將以良爲不量力之賊人矣。夫畢意圖君位之安固，乃不惜上下其手，好惡無定，情志屢遷，以此詔人，不待智者而知其虛僞矣。如此勢利小人，

亦知人間有羞恥耶。

史以記事，如鏡之照物。不必于物上標美惡而自見也。孔子寓褒貶于《春秋》，原是不合之事。蓋有褒貶則拘泥生，拘泥生而人倫苦矣。且即定褒貶，何以復左右牴牾。子玄《史通》所載可以見也。後世史乘已爲有系統之記載，何必更涉貶褒。且史籍布之天下，亦何勞有人刪定。乃有王通、朱熹輩出，託尊聖之名，行毀史之事，于是民心以亂而橫被冤屈者多矣。

論一朝興衰、人事美惡者，則爲史論，與史記不可同科。

漢高祖如宋江。想耐庵下筆時，以《漢書》爲影子也。

凡爲軍師，必陰險賊害。俳優登場，凡軍師必著八卦衣。此亦明其相承之統系也。李筌偽造《陰符經》，謂黃帝書，太公、范蠡、鬼谷子、張良、諸葛亮、李淳風等注。以類相歸，此等固皆陰險賊害之人矣。世之亂也，皆此等人啟之。戰國策士，漢初說客，亦衍其流。

文帝術道，景帝術法，武帝術儒。三人政績亦自不同。漢代畢竟以文帝爲最，治百家之宜，可知矣。

陳勝猶今之白狼也。高祖不事家人產業，沛中子弟多欲附者，則今之范高頭也。

文帝，道家也。賈誼，儒家也。相并之下，究是誰美。若氣度之宏隘，猶其餘爾。

賈誼、鼂錯與商鞅、李斯無異，不當因不成其志而姑恕之也。王荊公、康有爲亦是此等人，吾不解彼輩何以如此起勁。

此一類也。又有一類則爲董仲舒、朱熹。彼輩志量較小，然其迂拘事理貽害學術，其害爲甚。上類普于一時，此類衍于後世也。

使漢代終行黃老，寧有巫蠱之禍乎。巫蠱，術數之事也。孔子不廢術數，其行者流而爲方士，其言者流而爲今文家，遂使方伎、巫術浸淫漢世，讖緯之言雜然布彰。此其罪，固直由董仲舒輩發之，而間接由孔子啟之。此儒家之所以終爲術士也歟。

諺語有七尼變貓之說。而英諺亦云“A cat has nine lives.”何其同也。

王莽既篡漢建國，據有中原，亦當視爲正統，不當賅括于漢代也。如謂年數過短，則秦傳三世，亦十五年，何不以漢直接周哉。

夏曾佑之《中學歷史教科》，編得真好。處處以科學眼光觀察，發明精義不少，殊令人讀而忘倦。惟三冊以後便無繼作，作者亦死，一惜也。當時作書猶多忌諱，故每有新意，僅得微言，不能大闡厥旨，二惜也。〔眉批：作者未死，今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司長。〕余每觀他種史書，枯殺有如律例，讀不終篇，沉悶欲睡。蓋文質相離，徒質，則意爲索然以盡。今之科學書都如此。如能用文作輔，則如周秦諸子，理解雖深，而自易澈悟矣。有人譏張書紳《地理講義》太多議論，余則因是長之。觀其取譬證成，數典爲導，讀者輒易省記。今校桂蔚丞先生地學甚邃，而所編講義用質棄文，徒令地名交錯，年月雜遝，雖韋編三絕，恐猶無獲也。近世每以文專屬之文辭，而學問之書但求質直，不知質勝文則野，又不知文之所繫，不僅辭采，亦將表思想而觀其玄通。譬之人體，骨肉不可缺，神

氣亦不可離。質，骨肉也。文，神氣也。使漓其神氣，則亦土木偶而已。故吾謂學術之進，必使質文合一。今讀穗卿教科，不禁歎服，故著之如此。

以上所記，實在甲寅冬試中，未及寒假也。

子水曰：“哲學家必不能作詩，以其觀理透，則人世悲歡無足以攫其心也。”詩最重于情性，捨情用知，則比于歌括矣。故孔子曰：“詩之失也，愚。”夫適性直意，幾何不愚。

豈惟哲學家不能爲詩，樸學家亦不能，科學家亦不能。曾憶東軒吟社畫象，有陳碩甫題，自謂不能詩。陳君豈非集詩學之大成者，力足以探古詩之源，而筆不能達情性之語。是知詩惟宜于優游跌宕之才，匪所責于讀書幼學之士也。科學家極明物性，而轉失自性。花殘月缺，日落春歸，彼亦曰地輪環轉，泌質易變而已。英國湯穆生《宇宙進化論》曰：“格致家精于物理分析之觀念，必略于宇宙美備之觀念。其心理既注意于考察，故不足涵養其敬畏優美之感情。如植物學家，但知研究其枝葉，而昧其創造之妙理。生理學家但知考察其官骸，而矇其生命之大原。夫格致之理，爲人類所發生，非人類因格致之理而生存。人當養其浩然之氣，自立于天地，不當盡棄其生命道德之天趣，而終身沉溺于偏蔽之學問，傲然以自足也。”此論極其透闢。然此是哲學家訾科學家之言。嘗見《清華雜誌》有載托爾斯泰一文，則文學家訾科學家之言也。手頭無此，未得印證。

學問除政教外，在外國有三大派，一哲學，二科學，三文學。中國多一派，曰經學，異乎泰西之 Bible，不可謂之教。

康有爲所著書列下：(諒未盡，待考續。)

《新學僞經考》	《孔子改制考》	《中庸注》一卷
《孟子微》	《大同書》	《禮運注》一卷
《長興學記》	《桂學答問》	《廣藝舟雙楫》
《歐洲十一國游記》	《奏草》	
《詩文集》	《不忍雜誌》	

去年分科，文科入學考試題錄下：(有數門係合考，不專屬文科。)

國文題

昔章實齋云：“子史衰而文集盛，著作衰而辭章興。”試論而列之。

法家不上賢論。

文字學題

《周官》保氏教國子以六藝，五曰六書，六書名稱各家不同。鄭衆說爲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班固《藝文志》作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許慎《說文解字·叙》作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三家定名于義，何者爲長，試略言之。

歷史題

一，周公東征三年歸，勞歸士而作《東山》之詩，史或稱東征爲居東，究竟所謂東征者係指何事何地，其原因若何，能略言之與。

二，漢高入關，約法三章。天下既定，乃令蕭何制律，民歌之曰：“蕭何爲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班固謂：“漢興，法網疏闊，漏網于吞舟之魚。”究其繁簡如何，得失安在，能略言之與。

三，唐代藩鎮之禍始于何時，其原因若何，試詳論之。